

## 名家推荐



赛博朋克小说诞生已有半个世纪，1996年星河在《科幻世界》发表的《决斗在网络》被认为是首篇赛博朋克题材科幻小说。近30年间，中国科幻作家一直探索赛博朋克本土化的命题。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赛博朋克？发生在中国、由中国人担任主角，还是植入一个传统文化的内核？这篇小说给出了一个相当精巧的答案。小说用饥饿的感官刺激作为现实世界与赛博世界的分界线，化针尖为笔，书写出一段属于某个东方世界的未来图景。这也是我们对中国化赛博朋克的期待之一：中国正是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、现实与超现实的汇流之地，着墨于国人思考与行为方式的小说，即使模糊了故事地点、角色与文化内核，也是独属于中国的赛博朋克。

张冉

一切开始于一根针。一根针竖在那里，总要刺破些什么。

这一次，针尖刺破上皮组织，释放上千个纳米机器人，携带蚀刻溶剂和塑形胶质涌向颤骨边界。皮脂溶解，酶体重组，肌肉聚合，她被重新雕刻成型。

“还是原来的样子吧？”她小心触碰自己脸颊，好像在抚摸一小团尚未被扑灭的火。

我点头，说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是别的样子。全新的样子，任何样子。

她笑了。笑容也一如往昔。“人不如旧，义体也还是旧的好。”她说。

她的确没必要变成其他样子。旧的她已经够美了。体质丰腴，肤色胜雪，双瞳带着青绿光泽，像两捧清澈的江水。目光顺着指缝淌下来，美得毫无块垒，几乎像一团二维的水彩。

很难想象，在因那场大火被毁之前，这张脸曾经美到什么程度。

关闭光刻机，针被悬停在半空，光从针尖落到她眼里，慢慢沉入江底。

她又说：“这针就像笔，我本来都融化了，你又重新把我画了出来。”

笔和画，都是遥远又模糊的往事。将立体世界装进平面，搅碎时间和空间，只剩下线条和色彩。雕刻是无中生有，而绘画，则是把有重新变作无。

我也曾经画过画吗？有些记不清了。只记得墨水的味道，画布上晕开的湿气，手指摩挲宣纸时的粗糙触感。但那些记忆太过久远，远到像是别人的故事，久到有些不真实。现在的我是个义体雕刻师，用针尖在肉体上游走，将残缺变为完整，将无序化为秩序。

我抚摸孟希的脸，果真带着墨的香气，火的热度，以及江水流淌的痕迹。新与旧，立体与平面，在这一刻交汇成完美作品。

风从某个方向吹进来。我想开口说些什么，胃部却突然传来一阵疼痛。这是一种更加古老的痛感，比起针扎的刺痛，更像在胸腔掏出一个负压孔洞。所有内脏都往里坠落，却无法填满洞底的空虚。

时空和江水一齐流淌起来。好像有一部分我正被搅碎，正在被画成画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她望向我，带着墨香的眼睛充满关切，却在我说出下一句话时变得忧虑。

“好像是，饿了。”我听见自己这样说。

## 二

饥饿，正如未经改造的人体，早已成为过去时。

外骨骼附着柔软肌肤，义体和芯片植入筋膜深处，电信号随血液循环流转，精确控制必要动作，必要反应。肉身不再是牢笼，生命从历险变作经验，不朽终于成为可能。至少，看起来是这样。

作为一名义体雕刻师，我也算是不朽的产物。义体器官经过基因编辑，严格按照算法生长，植入人体时却还是会产微小误差。一段增生肌腱，一根多余尾骨，或是一条累赘皮纹，都需要额外裁剪打磨。而比起分毫不差的AI剪裁，半人工的定制雕刻反倒受到更多青睐。毕竟，即便最精密的光刻机和纳米机器人，没有肉眼参与，最后呈现总是千篇一律，好似工业量产的廉价外壳，虽然精确，却毫无差别。

在算法时代，差别永远稀缺。能靠近不朽的差别，更近乎奢侈。

或许是肉体的最后一点执念吧。我想。只有不完美的手眼，才能雕刻不朽。每次控制针尖在肌肤上游弋，刺扎，输送成千上万纳米机器人涌向不朽的边界，我都能清晰感觉到这种执念。义体是肉身的延伸，却并非子集。这一点，身体甚至比我更加清楚。

也正因如此，我刻意没有加装任何义体，只按照社区要求进行了消化系统改造。

系统改造不同于义体植入，它仅需在体内接入一枚芯片，实时监控生命活动，通过正负电流完成能量转换，无需触发任何多余的感官。当芯片捕捉到血糖降低的信号，下丘脑的摄食中枢尚未分泌信息素，晶体管便已发射电信号，在饥饿感萌芽前释放预储备的能量素。摄食从一种被动的动物本能，变成了算法驱动的选择。这项技术无需额外付费，已纳入医保，人人皆可享有。当然，每周注射的能量素价格不菲，甚至远超传统食物的成本，但那是另一回事了。

总之，和全城的居民一样，我不应该感觉到饥饿。但已经一个多星期了，胃部的疼痛仍旧没有消失。它像一层干燥而黏稠的薄膜，均匀地铺

## 科幻小说

## 针尖与江山



马舞

同济大学创意写作硕士。作品散见于《湖南文学》《海燕》《萌芽》《One一个》等。

“不要相信感官。那不存在。”她说。

## 三

可我该相信什么。又有什么是存在的。

我躲在工作室里雕刻，在一副副滚烫肉体上锻造人形，好似刻下创世之初的壁画。一副副肉体起身，付费，带着我的一小部分目光离去。我有些嫉妒这些客户，竟能无知无觉地被重新创生，不必感受丝毫疼痛。

此刻的城市，能感受到疼痛的，或许只有我了。毕竟饥饿是最本质的疼痛，这种体会越来越真切。不知多少小时过去，饥饿被时间撕成更薄的平面，变作二维的圆柱形。那是一种空，一种匮乏，如同致密组织缺失一角。在这个时代，身体和世界都太满，几乎没有空的机会。孔洞一旦出现，一切丰盈都顺势下坠，在填满缺乏的同时，也成为为空的一部分。

客户都已离开，孟希也去上班了，我拖住不断下坠的腹腔，毫无目的地走到街上。城市的夜总是亮如白昼，让饥饿更加无所遁形。那些街道，高楼，人工绿植，悬浮列车轨道，水母一样晃动的街灯与广告牌，全部顺着空气流向我，试图用各种质地填满空的缝隙。

我很少这样直接地走在街上，没有飞行器或磁浮车，只用未加改造的两条腿。腿很沉，空虚的胃更加沉。直到走进那个桥洞，身体已经重得几乎无法移动。

有人在那里。还不止一个。立交桥下的洞穴，被轨道遮住大半光源，久违的黑夜将一切包裹。我迟疑着没有走近，却也不舍得离开。一种古怪的气味从黑暗中飘出来，难以描述，像很干净的水，也像一个负压孔洞，吸附我全身的重量。包括饥饿和空。

“你不舒服吗？”一个人形朝我靠近，嗓音柔软又干燥，仿佛是从那团气味里析出的实体。不知为何竟觉得在哪里听过。

我穿透黑暗望向她。这时才知道是一个她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。身形瘦高，四肢细长，很窄的脸上嵌着两只巨大眼睛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她，就像一条蜿蜒光滑的蛇，或是一根细到极致的针，带着一种尖锐的美感。

糊里糊涂地，我大概是点了点头。女人转身走向洞壁，头顶有磁浮列车行过，投下斑驳的车灯光影，照亮她身边一小块黑暗。一群人坐在墙边，有男有女，密密麻麻，都跟她一样瘦骨嶙峋。一个金属器皿被他们围住，咕噜冒着白烟，正是那古怪气味的出处。到处是彩色气罐，鲜艳色彩流淌在地面和墙壁，依稀可见繁复的平面线条。是山川，江水，极为细小的茅屋和船舶，以及更大一团隐没在黑暗中的模糊色彩。

我花了几秒钟才意识到，这是街头涂鸦。一种无效又幼稚的行动艺术。孟希在排险时曾经这样概括。但这些繁复的线条和色彩，又跟普通的涂鸦不一样。我走向那些山川和江水，油漆墨点在光影中晃动，竟不显得粗糙，反倒像是微弱火光将洞穴照亮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千里江山图。”女人的嗓音再次从空气中析出，好似穿透一个逝去已久的幽灵。

我哑然失语。名叫千里江山图的水墨绢本设色长卷，诞生于三千年前的南宋。在大云端系统还未覆盖全球之前，它曾被作为国宝，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整整一个多世纪。据说，曾有无数人慕名前去瞻仰这幅传世巨作，渴慕的目光在逼仄通道中同样被拖曳成长卷。但如今，甚至连储存云端的数据备份都无人问津。

我没想到，历史的幽灵会以街头涂鸦的方式重返人间。

“已经没人记得这幅画了，”女人背对我，露出瘦削的背脊，“要不是那个梦，我们可能也忘了。”

梦里，我也曾画过画。只是太久远了，我已经不记得那些线条和色彩最终的模样。或许，也曾是这般的山川和江水？我想开口追问，胃部却再次搅动起来，甚至发出凄厉的响声。还是第一次出现。

“你好像是饿了。”女人转过脸。我努力想否认，张开嘴却只释放出一道更干燥的空虚。

“王炳，”孟希念出我的名字，语气同样严肃。

“我本来以为，东城区就剩我们几个了……”女人移开双眼，目光顺着墙壁边的人影缓慢转动，“而且，越来越少了”。

顺着她的目光，我注意到那些人影似乎稀疏了不少，不再是密密麻麻。再一看，似乎又少了几个人。不知何时隐没在黑暗中。

不要相信感官。那不存在。脑海中突然冒出孟希的警告。

女人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手上多了一个圆盘。许多细小的白色颗粒物相互堆叠，成为一个柔软的弧度。她把盘子托到我鼻尖，让那道古怪香气飘入我身体。胃底的孔洞愈发变大，变深。我屏住呼吸，却还是闻到了雨水，虫鸣和一整片古老平原，如同干净的水流倒灌进全身血管。

“饿了就要进食。这是最自然的事。”她看着我，把我的虚弱和慌张都装进她巨大双眼中，“就好像看见世界，就要把世界画下来”。

如今，人类早已不再勾画世界。世界早已在云端，触手可及，又无法真正企及的地方。我想起孟希，还有更多被我雕刻成形的脸孔，我只用针尖创造他们，却从不曾用任何形式将他们留下。哪怕是一幅画，一小片涂鸦……至少都是存在的证据。正如饥饿，也是身体存在的证据。

“如果不相信感官，身体又怎么能存在？”她最后说。

她竟能读懂我脑中所想。我惊诧极了。但饥饿的痛感再次啃噬我，循着水流的气息，我来不及做任何思考，将一勺白色颗粒物放入嘴里。馥郁的质感瞬间填满口腔。外壳爆裂，细胞融合，甚至来不及尽数咬碎，大块的淀粉糊团被吞下食道，顺着黏腻的唾液和胃酸下坠，落进那个深不见底的深渊。一股怪异的暖流从胃底升起，带着电信号，信息素和飙升的血糖逆流而上，一直巡游向脑海岸边。

时间和空间都被搅碎了，只有线条和色彩流淌一地。我清楚地感知到，身体在用自身作画，为我的存在留下证据。

我仿佛回到那些久远的梦，手里握着画笔，在纸上一遍遍画下那些山川江水。好像在铭记自己身体的纹理。等回过神来，盘中竟已经空了，虚浮地被我托在手中。那些晶莹的白色颗粒物都已在我身体里，越过那些晶体管和电信号，填满那个黑暗孔洞，将匮乏变成丰盈。

女人笑了。眼角眉梢都扬起柔软的弧度，显得不再那么尖锐。

“进食是什么感觉？”她温柔地问我。

不要相信感官。那不存在。

我想要给出正确的回应，但明明丰盈是存在的，满足是存在的，身体也是存在的。

“你终于感受到了，王炳。”

她留下这样一句。她是如何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怔怔地抬头，眼前却只有一片虚空。女人，墙边的人影，倾倒的彩色气罐，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死生流转，能量守恒。没有任何东西会凭空消失。在一个空间里消散，意味着进入另一个空间。就像食物在盘中消失之前，早已进入我的身体。

那她呢？我转过身，只有那幅涂鸦仍旧静立墙上。千里江山隐入黑暗，尽数映入我眼中。

## 四

消失的东西越来越多。从那个桥洞里的女人开始。光刻机上的一根针，雕刻预约程序中的几个客户名字，工作室的蓝色窗帘，那盏光线古怪的吊灯。有天路过常去的休憩站，那些水晶屏幕和VR投影，结满水汽的玻璃窗，荡漾着钢琴声的大理石大厅，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记忆开始出现裂缝。我开始犹豫，那消失的一根针和几个名字，甚至印象中那些无比清晰的细小事物，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。还是像那桥洞里的奇遇，若隐若现，也许本就只是一场太过逼真的梦。

手腕内侧，系统改造手术的预约码仍闪着微光，数字却已经变成了24。过去的232个数字跟随时消失，标记着和我一样的另外232个人，同样在等待中将身体放逐得更远。

唯一没有消失迹象的，只有饥饿和孟希。她仍旧体态丰腴，肤色胜雪，双瞳带着青绿光泽，像两捧清澈的江水。我从未像这般渴望她，就像在那个桥洞的梦里，近乎疯狂地渴望那些白色颗粒物。在工作室里，凌乱的公寓里，我紧紧拥抱着她，肌肤紧贴肌肤，江水流淌大地。一如刚雕刻成型的时候，她的肌肤总是温热，带着火的热度，江水的湿气。

我想让她填满那个饥饿的孔洞。但又生怕她在我怀抱里消失。如同那些雨水，虫鸣和一整片古老平原，顺着食道成为我的一部分，却又被淹没在更巨大的空虚里。

她起身想要离开。我下意识地抓住她，指尖滑过脊背，却冰凉刺骨，如同触碰到一条蜿蜒光滑的蛇，或是一根细到极致的针。

似曾相识。尖锐的美感。她缓慢地转过身。好似洞察了我的感觉，一双巨大的眼睛无声地望向我。那个桥洞里的一切瞬间浮现脑海。我近乎颤抖松开手。

“我说了，不要相信感官。那根本不存在。”孟希，或者说那个桥洞里的女人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她是谁。消失的又是什么。太多问题盘旋在脑海，我张开口，却仍旧只有一团潮湿的空虚。

“我是她。她是你。你是我。我也是你。”她说出这个令人费解的句子。在任何一个世界里，都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指代，这样的从属。

“王炳，”她再次念出我的名字，好像在念一行纹密码，“你觉得一切都像一场梦，不是吗？这本就是一场梦。梦是现实的备份。就像一幅画，也是世界的备份。”

梦是现实的备份。画是世界的备份。

“我也是你的备份。”她看着我，双瞳带着青绿光泽，像两捧清澈的江水。就像回到刚从光刻

机下的样子，她再次变回了孟希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更多张脸在她颅骨上重叠。平整的，扭曲的，褶皱的，割裂的，美艳的，丑陋的，肌肉肿胀腐烂，或是露出森森白骨……我一次次地创造她，毁灭她，她可以是任何样子，直到感官彻底失去意义。

“三年前的那场大火，你真的忘了吗？”无数张面孔在她脸上流动，带着一种逼人的节奏，像是澎湃的心跳。

我当然记得那场大火。三年前，东城区矩阵服务器大楼。孟希在熊熊烈火中回头，碳化的肌肉组织焦黑黏稠，顺着颤骨下坠，隐约露出肌底的另一张脸——苍白又彷徨，竟是我自己。

手掌取火器，用火种点燃一排排服务器矩阵的，从来不是孟希，而是我自己。就像用针尖刺破上皮组织，我让大楼燃烧，让自己燃烧，让一张张不存在的脸燃烧，试图用烈火将世界炙烤出一个负压空洞。

有了洞，就能跨越。就像饿了就要进食。将匮乏变作丰盈。这是最自然的事。

胃底的疼痛再次抽动起来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。我能感觉那圆柱形的疼痛中心，突然隆起一个尖角，反倒将那深不见底的空洞托向高处。

我瞬间明白了一切。她和我与你，和这个世界中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所有人——

这整个世界，和这世界中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所有人，都是备份。一幅平面的长卷。

一个世纪之前，他们被那个叫王炳的人传输到云端。或许为了减轻记忆的负荷，或许为了实现一种虚幻的不朽，他们的这个世界被创造出来。从最细的一根针，到最宏大的国家族群，甚至包括所有令人引以为傲的科技树，都不过是一行行代码的排列组合。这世界里的所有人类，从一开始就没有肉体。只有空虚的运算，空虚的智能。

“但你产生了饥饿，我一度以为是系统出现了Bug，但现在才知道，其实并不是。”孟希静静地说道。

不仅是那个桥洞中的女人，还有更多人。接受我雕刻的客户，老家的父母，曾经的同事，还有曾在这有限世界中短暂相遇的所有路人，甚至那些街道，高楼，人工绿植，悬浮列车轨道，水母一样晃动的街灯与广告牌，无数形体在她脸上变幻，犹如光影闪烁，江水荡漾。但我清楚，都只是不同的算法而已。

“不是Bug，那又是什么？”我听见自己发问。声音如此熟悉，又如此陌生，好像灵魂早已远离这副躯壳，飞到无穷远处来。如果，代码也存在灵魂的话。

“这个世界正在崩塌，所以感官才从现实渗透进来。”作为这个世界的网格员，她虽然也是代码，却总知道的比我更多。另一些微不足道的权利。始终是城市的底稿。

“过去的时间里，已经有242个世界崩塌。我们的世界，排在最后第14个。”